

## 梁啟超的醫療觀

黃文樹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教授

### 摘要

梁啟超是清末民初集哲學家、政論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於一身之傑出人物。他專志於各項政治與學術事業之際，是伴著宿疾與至親重病乃至死亡的，他面對著諸多切身的醫療課題。本文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輔以歷史研究法，針對梁啟超的醫療觀加以梳理、歸納。本文歸結出他面對自己與至親疾病乃至死亡的態度、理念和作法有六項：(一) 罹病而衍生之愁，人所不免；(二) 治療採西醫為主，輔以中醫；(三) 平情看待醫誤案，隨順因緣；(四) 親情之護持撫慰，最能寬心；(五) 涵泳於書藝詩文，有益療癒；(六) 取資佛法之奧言，可得妙緒。這些醫療觀頗值參考。

**關鍵詞：**梁啟超、醫療觀、血尿



# Liang Qichao's Medical Concept

Prof. Huang Wen-Shu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 Abstract

Liang was the elite of philosopher, political commentator, historian, litterateur and educato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1873-1929). While he was dedicating himself into varied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areer, he also faced complex health treatments till the end, including his own chronic diseases and his very sick beloved. 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ext analysis, supplemented with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ollate and induct Liang medical concept, and it has concluded 6 essential points, according to Liang's attitude, ideas and experience to his own and loved ones' illness, 1) worries derived from the sickness, and it is inevitable, 2) treatment mainly adopts western medication, but supplemen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tion, 3) normal to look cases of medical mishaps, and it is along with the fate, 4) accompany and protection from the family is the most soothing, 5) soaking in calligraphy arts and poetry is the most beneficial for healing, 6) acknowledged Dharma's esoteric language could be rewarded for wonderful clue. These medical views deserve quite a reference.

**Keywords: Liang Qichao, medical concept, hematuria**



## 壹、前言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生於同治十二年（1873），卒於民國十八年（1929）。光緒十五年（1889）舉鄉試。翌年，到廣州謁康有為（1858-1927），一見大服，遂執弟子禮。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清廷敗，隔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遼東、臺灣並賠款二萬萬兩，乃與康師共創「強學會」於京師。光緒二十二年（1896），與黃遵憲（1848-1905）共創《時務報》於上海，抨擊時政，提倡民權；同時主講席於湖南時務學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參與戊戌變法，敗後流亡日本。民國二年（1913）、三年（1914），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其著作等身，主要之論著，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如下：1892年〈讀書分月課程〉，1896年《變法通議》，1898年《戊戌政變記》，1899年《自由書》，1900年〈呵旁觀者文〉，1901年《康南海傳》，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說》、《教育政策私議》、〈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三十自述〉，1904年《中國之武士道》，1905年《德育鑒》，1911年〈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1920年《清代學術概論》，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1924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7年《儒家哲學》等。

由於梁啟超是清末變法維新運動核心人物，又是思想界、文學界、教育界的勁雄，對當時及後世均帶來鉅大影響作用，故學界對他的研究論著相當可觀。有從學術發展史盱衡者，如吳雁南《心學與中國社會》中「第十章心學與變法維新運動」、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龔書鐸主編《清代理學史》下卷「第五章晚清時期的陸王心學」、黃進興《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有從他與中國近代思潮關係著手者，如李文森（J.K. Levenson）《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張灝《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的過渡》、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有從傳記學述其一生者，如孟祥才《梁啟超傳》、連燕堂《梁啟超》、李平與楊柏嶺《梁啟超傳》、李喜所與元青《梁啟超傳》、陳鵬鳴《梁啟超學術思想評傳》、蔣廣學與何衛東《梁啟超評傳》、陳其泰《梁啟超評傳》、耿雲志與崔志海《梁啟超》；有從教育學述其教育主張者，如梁台根《梁啟超道德主義思想研究》、崔香順《梁啟超教育思想與其轉變因素之剖析》、鄭世興《梁啟超教育思想》等。這些論著，大體都能以梁氏原典為據，配合相關資料，探討梁氏行誼與思想，各有論點與發現。

作為清末民初建構新思想的佼佼者，梁啟超是集哲學家、政論家、史學家、



## 黃文樹

文學家、教育家於一身的極具風采的人物。他的壽命雖不長（終年五十七歲），但在政治上的維新、在新倫理文化上的塑造、在教育改革上的引航等，厥功甚偉。尤值得吾人注意的是，他專志而熱情於從事各項政治與學術事業過程中，是伴著宿疾進行的。而他的至親，更有著不治之病。梁啟超在 1926 年 9 月 17 日〈致梁思順書〉云：「十年以來，親友們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絡繹不絕，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sup>1</sup>可以說，他面對比一般人還多的醫療課題。他如何適應這些特殊境遇，其醫療觀——指面對疾病醫療的態度、理念及處理生老病死問題之生命價值取向，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 貳、梁啟超面對的疾病

在未梳理梁啟超的醫療觀之前，有必要先依時間順序，以表格列出他一生面對的自己與至親愛人罹患疾病與不幸死亡的故事。

表一：梁啟超面對疾病與死亡大事年表

中國紀年	西元	年齡	面對之疾病與死亡紀事	備註
光緒十三年	1887	15	母親去世	
光緒十八年	1892	20	祖父去世	
約光緒十九年至光緒二十三年	約 1893-1897	約 21-25	子□□（李蕙仙生）出生不到兩個月夭折。	梁啟超與李蕙仙(1869-1924) <sup>2</sup> 於光緒十七年（1891）結婚
光緒二十四年	1898	26	二月，大病，離湘赴滬就醫。三月初，病初癒，入京。	
光緒二十七年	1901	29	長子梁思成（1901-1972，李蕙仙生，參後）出生時兩腿畸形撇開，兩腳尖相對。	梁思成生於日本
約光緒三十年	約 1904	約 32	長子梁思成患有頸椎軟骨硬化和頸椎灰質化症。	

<sup>1</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臺北：大牌出版社，2011），頁 173。

<sup>2</sup> 李蕙仙，梁啟超原配夫人，祖籍貴州貴陽，為順天府尹李朝儀（?-1881）之女、清末維新派大臣（授禮部尚書）李端棻（1833-1907）之堂妹。光緒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內閣大學士典試廣東，當時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參試，試卷文章立意新穎暢達，受到李的賞識中舉，當即將堂妹李蕙仙許配之。二年後（1891），小倆口在北京李府結婚。李蕙仙為梁啟超共生育子女四人，長大成人的有：長女梁思順（1893-1966），長子梁思成（參後），次女梁思莊（1908-1986）。



民國四年	1915	43	愛妻李蕙仙患乳腺癌手術，術後在家養病。	
民國五年	1916	44	三月二十四日，父親梁寶瑛（1849-1916，字蓮澗）逝世。當即電辭本兼各職，居喪守制。	
民國六年	1917	45	1.次女梁思莊（1908-1986，李蕙仙生）感染白喉（時年十歲）。 2.女兒□□（王桂荃生）因感染白喉死去（時年九歲）。	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李蕙仙同意下，與王桂荃（1886-1968） <sup>3</sup> 結婚
民國七年	1918	46	八月、九月，因著述過勤，嘔血數次。病癒後暫停著述，轉讀佛書。	
民國十二年	1923	51	五月七日，長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車禍，經搶救脫險。 <sup>4</sup>	
民國十三年	1924	52	1.春，愛妻李蕙仙的乳腺癌復發，癌細胞擴散後和血管相連，無法再動手術。 2.九月十三日，夫人李蕙仙（終年五十五歲）因乳癌病逝。 3.本年，以陪侍病榻半年，心緒哀痛，甚少著述。	
民國十四年	1925	53	血尿、心臟病、肺病、痔瘡等時而發作。	
民國十五年	1926	54	1.一月、二月，血尿甚劇。 2.二月十三日，住進北京德國醫院，檢查膀胱無病，於是醫生當作微血管破裂醫治。	

<sup>3</sup> 王桂荃，四川廣原人，梁啟超的二房夫人。原為李蕙仙娘家的婢女。梁啟超家書中常稱其為「王姨」或「王姑娘」。與梁啟超的子女感情甚篤，畢生不辭辛勞，默默為梁家付出。為梁啟超共生有子女八人，長大成人的有：次子梁思永（1904-1954）、三子梁思忠（1907-1932）、四子梁思達（1912-2001）、三女梁思懿（1914-1988）、四女梁思寧（1916-2006）、五子梁思禮（1924-）。

<sup>4</sup> 這次車禍險些送了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命。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騎摩托車帶著梁思永去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紀念活動（1915年5月7日是日本向袁世凱（1859-1916）政府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日子）。正出南長街，被當時北洋軍政府的次長金永炎的汽车撞，兩人都被碰倒在地。梁思永血流滿面跑回家說：「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壞了。」等梁家男幫傭將梁思成抬回家時，他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梁思成傷勢不輕，左腿骨折，梁思永嘴角裂了一處流血很多。兄弟二人旋住進協和醫院醫治，把命撿回來（梁思永一週出院，梁思成八週出院）。不過，梁思成此後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使他走起路來微跛（詳見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頁163-164）。



			<p>3.三月，轉入北京協和醫院，十六日手術被誤割好腎（右腎）。</p> <p>4.春，美國耶魯大學欲贈名譽博士學位，因病未能成行。</p>
民國十六年	1927	55	<p>1.八月，鬧肚子，發高燒，血尿復發，再入協和醫院檢查、治療。</p> <p>2.二月，么兒梁思同出生六個月夭折。</p> <p>3.長子梁思成在美求學，經常頭痛。</p> <p>4.三月，五子梁思禮（時四歲）患百日咳、肺炎。</p>
民國十七年	1928	56	<p>1.一月及四月，因多次頭暈、嘔吐、胃痛、貧血等，入協和醫院檢查治療。</p> <p>2.六月，因病完全辭去清華研究所各事。</p> <p>3.八月二十四日，因舊病屢發，請辭《中國圖書大辭典》編纂工作。</p> <p>4.九月十日，抱病作《辛稼軒先生年譜》，成十之七、八。十月十二日，病重絕筆。</p> <p>5.十一月二十八日，再入協和醫院。</p>
民國十八年	1929	57	<p>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p>

（本表參考陳祥美《梁啟超生命夢想的形成與發展：一種心理傳記學研究》附錄〈梁啟超大事年表〉，李喜所、胡志剛《百年家譜——梁啟超》附錄〈梁啟超生平活動年表〉，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以及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等整理而成。）

由上表可知，梁啟超自身有著血尿等宿疾，以及家人至親陸續發生的病痛和不幸死亡的遭遇，使他嘗到了人生老病死的苦難。其中，他的長子梁思成<sup>5</sup>出生時，兩腿是畸形撇開，兩腳尖相對。梁啟超請了一位外科醫生給他矯正治療，把他的雙腳板正，用繃帶紮緊，然後再放入一個小木盒子裡，二個月後他的腿雖然治好，但後來腳板還是斜的，走起來微瘸。此外，他從小患有頸椎軟骨硬化和頸椎灰質化症，所以頸椎僵化不能轉動。他終身穿著一件很重的鐵背心，靠此來支持他的

<sup>5</sup> 梁思成，生於日本，畢業於清華大學，1924年留學美國。1928年與才女林徽音（1904-1955）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他是第一位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中國古建築進行分析研究的學者。1937年完成中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1948年與其弟梁思永同時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上身，如果他要身背的東西，就必須整個身體向後轉。在他的生涯中每天要忍受著常人所沒有的疾病帶來的不便和痛苦。<sup>6</sup>

### 參、梁啟超的醫療觀

梁啟超既經常面對自己及親人生病、延醫治療之課題，必然對此有他的想法。以下從數方面歸納其觀點。

#### 一、罹病而衍生之愁，人所不免

1915年，梁啟超的愛妻李蕙仙患乳腺癌，進行開刀手術。十年後，1924年春，她的乳腺癌復發，這次癌細胞已嚴重擴散，無法再施行手術。為了給她治病，全家從天津搬到北京，在太平湖飯店（北京西城石駙馬大街）租了房間住下。梁氏與大女兒梁思順特地請了德國醫生克禮給李蕙仙治病，花掉很多醫療費也不見效。

7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情嚴重惡化，醫治無效病逝。梁啟超與她共同生活了三十二年，她終年五十五歲。梁氏在當年《晨報》紀念增刊所發表的〈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裡，自述了他這年的哀愁與苦痛的情形：

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俚，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極人間未有之痛苦，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回也嗒然氣盡了。<sup>8</sup>

此處，「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道出了人世間的實情。罹病而衍生之愁，無人能豁免。

根據現有資料，梁啟超患血尿的時間並不確定。孫正一考察指出：依書信與年譜來推斷，梁氏患血尿的時間，應於梁夫人李蕙仙乳癌病重的1924年3、4月到同年9月13日她病逝這段時間。此外，因相關記載未明書血尿完全根治之終期，故可以估計梁氏的血尿至死方休。<sup>9</sup>這一推定，應是合理的。

自1924年春起到1929年初，梁啟超生命最後五年，幾伴著血尿等疾病俯仰。對此，那幾年在他身邊的五子梁思禮回憶說：

他（梁啟超）因長期過度勞累，早已落下的小便帶血症的病根，一直未能

<sup>6</sup>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頁157-159。

<sup>7</sup>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頁20。

<sup>8</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1023。

<sup>9</sup> 孫正一，《世變與梁啟超醫療的社會記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3。



完全治癒，又加上後來發現的心、肺毛病的無情肆虐和痔瘡的大發作，病情轉重，不得不住進醫院。<sup>10</sup>

那段長期治病歲月，梁啟超本來是計畫要常去北戴河避暑與度假的，但因需住院治療，在1928年5月13日給長女梁思順信中說：「北戴河只怕今年又去不成，也只好隨緣。」<sup>11</sup>

生死大關是任何人無所遁逃的，「死既終不能免」<sup>12</sup>，那麼宜怎樣面對它？對此，梁啟超在〈余之死生觀〉提出看法。他說：

無論為宗教家，為哲學家，為實行教育家，其持論無論若何差異，而其究竟必有一相同之點，曰人死而有不死者存是已。此不死之物，或名之為靈魂，或不名之為靈魂，或語其一局部，或語其全體，……吾今欲假名此物，不舉其局義而舉其遍義，故不名曰靈魂而名曰精神。<sup>13</sup>

這是精神不死的觀念。

梁啟超引用佛教的理論，再配合科學研究成果，來印證世間物理性的一切存有物皆非永恆，而無可珍寶，但有一不死之「精神」。其文云：

佛說一切萬象，悉皆無常，剎那生滅，去而不留；獨於其中，有一物焉，因果連續，一能生他，他復生一，前波後波，相續不斷，而此一物，名曰羯磨。……證諸今日科學所言，血輪肌體循環代謝之理，既已確然，無所容駁。故夫一生數十年間，至幻無常，無可留戀，無可寶貴，其事甚明。而我現在，有所行為。此行為者，語其現象，雖復乍起即滅，若無所留；而其性格，常住不滅，因果相續，為我一身及我同類將來生活一切基礎。……佛說之羯磨，進化論之遺傳性，吾皆欲名之曰精神。<sup>14</sup>

依其觀點，人的身體有盡時，惟像孔子、釋尊等聖人，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遠傳於當世及後來之社會。

梁啟超認為，由上看來，吾人於生死輪迴之間宜如何自處之道並可知了。他的答案是：

我之軀殼，共知必死。且歲月日時，剎那剎那。夫既已死，而我乃從而寶貴之。罄吾心力以為彼謀，愚之愚也；譬之罄吾財產之總額以莊嚴輪換一宿之逆旅，愚之愚也；我所莊嚴者，當在吾本家。逆旅者何？軀殼是已。

<sup>10</sup>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頁70；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79。

<sup>11</sup>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頁71；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79。

<sup>12</sup> 梁啟超著，黃夏年主編，《梁啟超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

<sup>13</sup> 梁啟超著，黃夏年主編，《梁啟超集》，頁1-2。

<sup>14</sup> 梁啟超著，黃夏年主編，《梁啟超集》，頁2-5。





本家者何？精神是已。<sup>15</sup>

他並徵引康廣仁（1867-1898）<sup>16</sup>對他說的：輾轉床蓐，呻病以死，或患長年勞瘵而末期陷入彌留之際，還在絮絮處分家人婦子事者，等等都是不值得的。當精神與軀殼不能兩全時，則寧死其可死者，而毋死其不可死者。<sup>17</sup>

## 二、治療採西醫為主，輔以中醫

對於身體的認識，以及對於疾病的理解與治療，是人們「身體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身體觀既是吾人建構世界觀之一大基礎，也是吾人世界觀實質內容之一環。<sup>18</sup>作為生命載體的身體及其各種變化，特別是生病，尤為人們所關切。治療疾病的方法，究竟中西醫孰優孰劣，此在清末民初值西潮東漸，西醫引進中國社會態勢益大之際，兩者的糾葛逐步升溫。梁啟超的醫療案例，實際上成為民初中西醫折衝的一個範式。<sup>19</sup>

1918年8、9月間，梁啟超生一場大病。那回的醫療概況，依他當時〈致張菊生<sup>20</sup>〉所述如下：

病初起本不輕，西醫言是肋膜炎，且微帶肺炎，蓋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日仍為長時間演講，餘晷即搦管著述，頗覺憊而不肯休息，蓋發熱殆經旬矣。後忽咯鮮血約半碗許，始倉皇求醫，服東醫藥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唐天如<sup>21</sup>自粵急難來相視，服其藥五日，病已去八九。<sup>22</sup>

這次生病是梁啟超本身最早的一次不算小的病恙。他先經西醫檢查，診斷為肋膜

<sup>15</sup> 梁啟超著，黃夏年主編，《梁啟超集》，頁15。

<sup>16</sup> 康廣仁，即康有溥（廣仁為字），廣東南海人，康有為之弟。參與戊戌變法，慈禧太后（1835-1908）重奪權力後，因梁啟超帶病往北京應付官試，與他同行，因而被捕，和譚嗣同（1865-1898）、楊銳（1855-1898）、林旭（1875-1898）、劉光第（1859-1898）、楊深秀（1849-1898）齊被斬，合稱戊戌六君子。

<sup>17</sup> 梁啟超著，黃夏年主編，《梁啟超集》，頁15。

<sup>18</sup> 透過身體觀以分析人們的世界觀之研究，可參見栗山茂久著，陳信宏譯《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社，2001）。

<sup>19</sup> 學界涉及梁啟超醫療形象的論著，多聚集於科學與思潮之聯繫脈絡。其中，陳勝崑《近代醫學在中國》（臺北：橘井文化事業公司，1992）之「第十六章近代中國傑出人物的中西醫學觀」，著眼於梁氏提倡西醫之貢獻。另者，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對梁氏的血尿醫療有較完整的說明，指出他除主要看西醫之外，還看過中醫。再者，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2006）之「第七章從西醫到西學：醫學觀念與思想變遷」，指出梁氏思想體現了啟蒙科學觀，是民初的科學啟蒙運動象徵之一。

<sup>20</sup> 張菊生，即張元濟（1867-1959），浙江海鹽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翰林。曾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因參與戊戌變法，被革職。後到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主事、總理。1902年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經理、董事長，主持商務印書館達半個世紀之久，對教育文化與出版事業貢獻大。

<sup>21</sup> 唐天如，廣東新會人，梁啟超同鄉，曾任吳佩孚（1874-1939）秘書，精通醫學，後在香港行醫。

<sup>22</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十冊〈1918年致張菊生〉，頁6021。



炎兼肺炎，再服日本西醫師田村前尚開的藥，<sup>23</sup>只能壓制病情不再擴大罷了。最後，還是服用中醫唐醫師的處方才見效。

1924年夏天，梁啟超的愛妻李蕙仙乳癌惡化之際，梁啟超出現血尿的症狀。一年後，他的尿中帶血的病情仍不減，由於擔心罹癌，他便於1926年2月13日入住德國醫院開始治療。梁氏那年2月27日〈致孩子們書〉云：

我住醫院忽忽兩星期了。……檢查結果，既是膀胱無病，於是醫生當作微血管破裂醫治。……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禮（德國醫院醫生）說再住一禮拜才放我，只好忍耐著。許多中國醫生說這病（血尿）很尋常，只需幾服藥便好，我打算出院後試一試，或奏奇效，亦未可知。（天如回電不能來，……打算吃譚條安的藥罷了）。<sup>24</sup>

這可見，他雖然主要選擇西醫尋求治療，但當效果不佳時，他還是會找中醫協助。上段文字中提到的天如，即前述梁氏好友中醫唐天如，因當時唐醫師人在上海，在吳佩孚處太久，若冒然到北京，誠有不便。所以梁啟超考慮服另一中醫譚條安的中藥。<sup>25</sup>這可見，他面臨治療之際，顯然優先採用西醫為主，無效時，再輔以中醫。

由於德國醫院未能確檢梁啟超的病原，所以他乃於三月改入協和醫院。在這過程中，親友意見甚多，選擇中西醫的建議不一而足。他的胞弟梁啟勳<sup>26</sup>的《病床日記》寫道：

入協和醫院，由協和泌尿科諸醫檢驗，謂右腎有黑點，血由右邊出，即斷定右腎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來篤信科學，其治學之道，亦無不以科學方法從事研究，故對西洋醫學向極篤信，毅然一任協和處置。其友人中有勸其赴歐美就名醫診治者，有勸其不必割治，辭卻一切事務專心調養者，有勸其別延中醫，謂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醫之藥而見癒者，眾論紛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協和為東方設備最完全之醫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sup>27</sup>

這可見他篤信西醫之基本態度了。其外孫女吳荔明<sup>28</sup>為此詮釋說，她公公把西醫看

<sup>23</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第十冊〈1918年9月12日致蹇季常〉，頁6022。

<sup>24</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29。

<sup>25</sup> 吃譚醫師的中藥，只是此信的打算而已，有沒有吃，相關資料未記載，不得而知。

<sup>26</sup> 梁啟勳，是梁啟超最大的弟弟。1893年入廣東萬木草堂，從學於康有為。後赴美國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畢業後返國，先後任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青島大學教授。

<sup>27</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99。

<sup>28</sup> 吳荔明，梁啟超外孫女（梁思莊之女），現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系教授。



作是科學的代表，他之優先選擇西醫，反映其肯定與維護科學的立場。<sup>29</sup>

梁啟超在《時務報》、《晨報》副刊先後發表〈醫學善會序〉、〈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兩文，皆鼓吹西式醫學的科學性與重要性。但如上述，在實際治療中，他還是在西醫失效時參用了中醫。誠如孫正一在《世變與梁啟超醫療的社會記憶》中，論定梁啟超當年的醫療抉擇，是以實際療效為衡與「多試無妨」下的產物。<sup>30</sup>此一解釋，與本文的看法應為一致。

### 三、平情看待醫誤案，隨順因緣

梁啟超在協和醫院接受手術割除右腎，但很不幸的，由於醫療疏失，他的一顆好腎竟被無端割掉，保留下來的反而是另一顆壞腎，致使他再兩年多後即不治而去世。

對此一大醫療錯誤案件，梁啟超是知道的。當時社會撻伐協和醫院的聲浪不小，很多人希望梁氏對該院提出賠償訴求，但都不為他所採納。他以最大的包容與諒解來看待協和醫院如此大的烏龍。他心平氣和地述說了自己被誤醫的遭遇：

他（指伍連德<sup>31</sup>醫生）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在手術前，克禮、力舒東、山本乃至協和都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但據連德的診斷，也不是所謂「無理由出血」，乃是一種輕微腎炎。西藥並不是不能醫，但很難求速效。我從前很想要知道右腎實在有病沒有，若右腎實有病，那麼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結果。既割掉而血不止，當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結果，便更可怕，萬一再流血一兩年，右腎也得同樣結果，豈不糟嗎？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的（部分腐壞），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我卻真放心了，所以連德忠告我的話，我總努力節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一切勞作比從前折半）。<sup>32</sup>

由這些話的語氣和內容可知，他是最平常的心情來看待既有的醫療結果。

在被誤割右腎後，梁啟超於 1927 年 1 月 27 日寫信給孩子們說：「大抵凡關於

<sup>29</sup>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頁 9。

<sup>30</sup> 孫正一，《世變與梁啟超醫療的社會記憶》，頁 15。

<sup>31</sup> 伍連德（1879-1960），字星聯，祖籍廣東台山，出生於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專研傳染病及細菌學，為著名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

<sup>32</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1088。



個人利害的事，只是『隨緣』最好。……我向來對於個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sup>33</sup>此可見即使飛來橫禍，其隨順因緣之態度與信念。1928年5月13日，他在〈致梁思順書〉說到：「我關於德性涵養的工夫，自中年來很經些鍛鍊，現在越發成功，近於純任自然了，我有極通達健強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sup>34</sup>隨緣的生活哲學顯然是他中晚年一貫的處世之道。

追溯1902年，梁啟超在其《新民說》倡論「新民之道」，其中一項為「自由」，指出吾人之自新，應知自由之義並身體力行。其方法首重滌除心奴，又有四：一是勿為古人之奴隸，二是勿為世俗之奴隸，三是勿為境遇之奴隸，四是勿為情慾之奴隸。針對第三目，他表示：作為一個自由人，要能做到「八風不動」——利害毀譽，稱譏苦樂，名曰「八風」。疾病之苦即苦之一種，自由之豪傑不應為其損一腳指。<sup>35</sup>

不悲觀，不厭世，尋一有人味的生命，可說是梁啟超人生取向的特點。他說：「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sup>36</sup>又說：「我以為：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苦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變成沙漠，要來何用？」<sup>37</sup>這些話誠然富有啟發性。依其觀點，協和醫院的錯失都已發生，他不想追究、求償，但也不因此成日哭喪著臉，或怨天尤人。對他來說，生活還是要自在、愉悅而充實的過日子，這才具有人味兒。

1928年2月13日，梁啟超以「放輕鬆，收穫會更多」為主題給在美加深造的孩子們寫信。那時，他剛從醫院出院返家，他告訴孩子他正履行醫生的叮嚀：「醫生說工作是可以做的，不過要很自由的，要放下就放下。……以後那就依著醫生的話，要做什麼工作，高興一天做兩三點鐘，總之，極力從『學懶』的方面來做。」<sup>38</sup>此處的「學懶」係與他平日過度勤奮於著述、演講的對比。這是他大病後生活和工作態度的轉化，體現出一種「隨順因緣」的理念。

<sup>33</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93。

<sup>34</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58。

<sup>35</sup>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臺北：世一書局，1979），頁38-39。

<sup>36</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953。

<sup>37</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953。

<sup>38</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40-41。





#### 四、親情之護持撫慰，最能寬心

梁啟超共有九個寶貝兒女，在他的適性的教導與愛的引領下，個個成才。<sup>39</sup>他對孩子們未有過疾言厲色的面貌，沒有居高臨下的父權姿態。反之，他像親切和藹的裸母，與孩子們話家常，說趣味人生；論治學與時政時，他是睿智的思想家，編發兒女的思辨；談感情時，又成了與孩子們同年的「大朋友」。有這位熱情可愛的父親，梁啟超的寶貝兒女們真是幸福。誠如李喜所、胡志剛在《百年家族——梁啟超》一書所言：

梁啟超是性情中人，熱愛家庭，喜歡小孩，尤其對女兒情有獨鍾。她最喜歡大女兒梁思順，現存的他給思順的數百封厚厚的書信，字裡行間洋溢著熾熱情感和無價的父愛。<sup>40</sup>

當然，也因為他們二代之間，情感是那麼深篤真摯，充滿著愛，所以當梁啟超生病時，最大的安慰是來自孩子們的關懷。

茲以實例來說明梁家兒女親情之護持撫慰是使梁啟超在病中得以寬心的事實。首如 1927 年，他的腎病已十分嚴重，經常尿血，在病痛折磨中他思念海外的兒女，而他更加思念大女兒梁思順。他在一封信中對她寫道：「我平常想你還自可，每到病發時便特別想得厲害，覺得像是若順兒在旁邊，我向她撒一撒嬌，苦痛便減少許多。」<sup>41</sup>他在另一封信說：「對於我呢，你（思順）幾十年來常常給我精神上無限的安慰喜悅，……這樣女孩兒，真是比別人家男孩還得力十倍。」<sup>42</sup>梁啟超在二十一歲時就生下梁思順，因此父女兩人相處時間最久，二代的相知最深，父女情

<sup>39</sup> 長女梁思順，自幼受梁啟超教育薰陶，愛好詩詞和音樂，曾編有《藝蘅館詞選》一書，多次再版，成為經典。長子梁思成，已如前述，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梁思永，1923 年赴美留學，攻讀考古學及人類學，1930 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34 年出版其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此為中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1948 年與梁思成同時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梁思忠，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回國後任國民黨十九陸軍砲兵軍官。1932 年患腹膜炎因延誤治療而去世，年僅 25 歲。次女梁思莊，在加拿大上中學，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返國後，服務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精通英、法、德、俄等多國語言，是中國著名圖書館學家，1980 年獲選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四子梁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任職。1949 年在北京國務院外資企業局任職。曾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三女梁思懿，主要從事社會運動，先後在山東醫學院、山東婦聯工作，後調到北京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四女梁思寧，梁啟超最小的女兒，生於上海，父親去世時，她才只有 13 歲。在南開大學讀一年級時因日軍轟炸學校而失學。五子梁思禮，1914 年到美國卡爾頓（Carleton）留學，再於普渡（Purdue）大學電機工程系，專研無線電學、自動控制學。1949 年取得辛辛那提（Cincinnati）大學博士學位。旋返國服務成為飛彈控制專家，火箭控制專家，中國太空 CAD 技術倡導者和奠基人。1993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為梁啟超兒女中第三位國家級院士。

<sup>40</sup> 李喜所、胡志剛，《百年家族——梁啟超》（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頁 4。

<sup>41</sup>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頁 138。

<sup>42</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1164。



最厚，故作為父親的梁啟超有上面的傾訴，反映了他們之間無可取代的親情。

次如梁啟超對來自長子的家書，也相當開心。1928年4月，梁啟超第三度住進協和醫院灌血治療並檢查。住院期間，回給正在歐洲考察兼旅行的長子梁思成與媳婦林徽音信中說：

老人（指梁啟超）愛憐兒女，在養病中以得你們的信為最大樂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將所歷者隨時告我（明信片也好），以當卧遊，又極盼新得的女兒常有信給我。<sup>43</sup>

這封〈致思成、徽音書〉寫於1928年4月26日，信中「新得的女兒」指長媳林徽音。梁思成和林徽音小倆口新婚，到歐洲考察西式建築，是他們的「蜜月旅行」。由此信可知，梁啟超重病中看到愛子與好媳婦從老遠捎來的家書，特別感到欣慰。

### 五、涵泳於書藝詩文，有益療癒

梁啟超平日喜歡書藝，臨帖、復摹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於1916年2月8日〈致梁思順書〉便說到：「我近來心境之佳，乃無倫比，每日約以三四時見客治事，以三四時著述，餘晷則以學書（近專臨帖不復摹矣），終日孜孜，而無勞倦。」<sup>44</sup>而當至親家人生大病讓他擔心時，他往往藉由臨帖來放鬆情緒使心安定下來。例如1927年3月才四歲的五子梁思禮生了一場大病，連續一個多月發高燒（三十九度以上），經清華醫院檢查，證明是由百日咳轉為肺炎，有生命危險。梁啟超看事態嚴重，立即轉送到城裡設備最好的協和醫院治療。在那心亂如麻時刻，他靠臨帖來鎮定自己。<sup>45</sup>

1927年，他應清華大學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之邀作演講，題目為〈書法指導〉。其內容以「書法是最優美最便利的娛樂工具」破題。他開場白道：

我自己寫得不好，但是對於書法，很有趣。多年以來，每天不斷的，多少總要寫點。尤其是病後醫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寫字的時候，比從前格外多。今天這個題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樂得來講講。<sup>46</sup>

接著，轉入主題，他說：

凡人必定要有娛樂。在正當的工作，及研究學問以外，換一換空氣，找點娛樂品，精神才提得起來。……有一兩樣，或者兩三樣娛樂，調劑一下，生活就有趣味多了。娛樂的工具很多，譬如……下棋、唱歌、聽戲、彈琴、

<sup>43</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56。

<sup>44</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47。

<sup>45</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22。

<sup>46</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九冊〈書法指導〉，頁4945。





繪畫、吟詩，都是娛樂。各有各的好處，但是要在各種娛樂之中，選擇一種最優美最便利的娛樂工具，我的意見——也許是偏見，以為要算寫字。

47

他列出寫字的優美便利處有：可以獨樂；不擇時，不擇地；費錢不多；費時間不多；費精神不多；成功容易而有比較；收攝身心等。針對最後一項，他說：

每天有許多工作，或勞心，或勞力，做完以後，心力交瘁，精神游移，身體亦異常疲倦。惟有寫字，在注意不注意之間，略為寫幾頁，收攝精神，到一個靜穆的境界，身心自然覺得安泰舒暢。所以要想收攝身心，寫字是一個最好的方法。<sup>47</sup>

在他看來，寫書法是第一等的娛樂。

另外，梁啟超天性嗜好詩文詞曲。1923年12月3日，他寫下〈痛苦中的小玩意兒〉，那是他照顧李蕙仙乳癌末期半年歷程的自白。他說：

我在病榻旁邊這幾個月拿什麼事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邊擺著一部汲古閣的《宋六十家詞》，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齋詞》，一部朱古微刻的《疆村叢書》，除卻我的愛女之外，這些「詞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侶。我在無聊的時候，把他們的好句子集句做對聯鬧著玩。……我鬧這種玩藝兒，……自適其適。<sup>48</sup>

聯集詩句，是他陪伴重病夫人之際自適其適尋消遣的小慧。畢竟人生愁恨誰能免，吾人對他在那一大段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之傷心時節，做這玩意也該表點同情。

梁啟超臨死前的數月，專以詞曲自遣，擬撰一部《辛稼軒年譜》，在協和醫院中還託人搜覓關於辛稼軒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書數種，便狂喜攜書出醫院，仍繼續他的《辛稼軒年譜》的工作。很遺憾的，他的病軀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1929年1月19日，梁氏卒於北京協和醫院，《辛稼軒年譜》成了他的未完工的最後著作。

## 六、取資佛法之奧言，可得妙緒

上舉1918年8、9月間，梁啟超患肋膜炎、肺炎，到了9月底才算治癒。這兩個月重病中，他嚮往佛教，讀佛經，藉以養病。這可從下列二封書信得知：

<sup>47</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九冊〈書法指導〉，頁4945。

<sup>48</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九冊〈書法指導〉，頁4946。

<sup>49</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九冊〈苦痛中的小玩意兒〉，頁5406-5407。



其一，1918年9月23日〈致林宰平<sup>50</sup>〉云：

昨譚殊未屢，賤子半生惟驚多聞，今茲靈府尚為此結習所據，乃至病中一離書卷，遽如胡孫失樹，自審障深矣，極思顯受持一經論，切實修證。公試察我根慧，導以法門，明知不宜恣憑文字相以益其病，第不能離文字而有所入，故仍假途於此，唯有以饒益之，敬上宰平居士。<sup>51</sup>

信中他向林居士表示，要在治病中看佛經，期以修證佛法裨益身心，希望林居士以高的佛學素養引導他進入適當的佛教法門，並提供佛經讓他償願。

其二，1918年9月29日〈致林宰平〉云：

奉教饒益實多，讀經法已受持（頃誦《圓覺經》），殊覺有妙緒。惟淨土一宗向非所嗜，念佛之功德之信心不起。公能舉此宗入門之書相餉否？相宗書欲便從窺師《識論述記》入手何如？賤軀確已復元，可以從事矣。<sup>52</sup>

此回信提到林居士給他的協助甚多，他已研讀並受持《圓覺經》，深深感覺到「殊有妙緒」，對病軀的復元有明顯的助益。他甚至要進一步涉獵淨土宗門，同樣盼望林居士惠予奧援。

1925年7月10日，梁啟超〈致孩子們書〉暢談他的人生觀。他向梁思成、梁思莊、梁思永等當時正在美國、加拿大求學的孩子們表示：他篤信佛教，佛教的業報觀念是宇宙唯一真理，是其切實受用之所在。梁氏說：

「感覺著做錯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轉過來。」這是宇宙間唯一真理，佛教說的「業」和「報」就是這個道理（我篤信佛教，就在此點，七千卷《大藏經》也只說明這點道理）。……（涅槃的本意是「清涼世界」）。我雖不敢說常住涅槃，但我總算心地清涼的時候多，……是因為我比較的少造惡業的緣故。我的宗教觀、人生觀的根本在此，這些話都是我切實受用的所在。<sup>53</sup>

依其觀點，佛教所說「自業自得」、「自作自受」是他一輩子受益的哲理。

<sup>50</sup> 林宰平（即林志鈞，1879-1960），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政。返國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於佛學深有造詣。

<sup>51</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十冊〈1918年9月23日致林宰平〉，頁6022。

<sup>52</sup>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十冊〈1918年9月29日致林宰平〉，頁6022-6023。

<sup>53</sup>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頁25-26。



## 肆、結語

綜上可知，梁啟超是清末民初集哲學家、政論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於一身之傑出人物。他專志於各項政治與學術事業之際，是伴著宿疾與至親重病乃至死亡的，他面對著諸多切身的醫療課題。他自 15 歲起到 57 歲逝世止，陸續好多年，都遭遇到自己和家人罹患重疾或死亡的不幸事故。特別是 1915 年愛妻得癌後，窘境層出不窮，幾無一年不面對這些身體苦迫。

梁啟超是一位有高智慧、高修養的人，他對於這諸多身體疾病、意外之殃乃至生死大事，有其處治與因應之道。本文主要透過文本分析法，輔以歷史研究法，歸結出他面對自己與至親疾病乃至死亡的態度、理念和作法為六項：(一) 罹病而衍生之愁，人所不免；(二) 治療採西醫為主，輔以中醫；(三) 平情看待醫誤案，隨順因緣；(四) 親情之護持撫慰，最能寬心；(五) 涵泳於書藝詩文，有益療癒；(六) 取資佛法之奧言，可得妙緒。這些醫療觀映現出他對身體疾病之知解、醫療之理念、生活之哲學、生命價值之取向等，頗值參考。



## 參考書目

-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吳雁南，《心學與中國社會》，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
- 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2006。
- 李文森（J.K.Levenson）著，劉偉等譯，《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李平、楊伯嶺，《梁啟超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 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李喜所、胡志剛，《百年家族——梁啟超》，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
- 孟祥才，《梁啟超傳》，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
- 耿雲志、崔志海，《梁啟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栗山茂久著，陳信宏譯，《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社，2001。
- 孫正一，《世變與梁啟超醫療的社會記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連燕堂，《梁啟超》，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
- 梁台根，《梁啟超道德主義思想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臺北：世一書局，1979。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74。
- 梁啟超，《康南海傳》，臺北：宏業書局，1976。
-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共1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華正書局，1981。
- 梁啟超著，陳旭華編，《寶貝，你們好嗎？》，臺北：大牌出版社，2011。
- 梁啟超著，黃夏年主編，《梁啟超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 崔香順，《梁啟超教育思想與其轉變因素之剖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 陳其泰，《梁啟超評傳》，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 陳祥美，《梁啟超生命夢想的形成與發展：一種心理傳記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陳勝崑，《近代醫學在中國》，臺北：橘井文化事業公司，1992。
- 陳鵬鳴，《梁啟超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楊家駱，《梁任公年譜長篇》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
- 鄭世興，《梁啟超教育思想》，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0。
-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2003。
- 蔣廣學、何衛東，《梁啟超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龔書鐸主編，史革新、李帆、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上、中、下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